

汭河渡口：
策应主力红军
北上的关键一渡

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，与陕甘红军会师，1935年7月，红二十五军从西安洋峪口踏上西征北上之路。

“1935年8月，红二十五军翻越六盘山进入甘肃省平凉境内，沿西兰公路向东挺进。”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刘华介绍，当时国民党军多路围追堵截，企图依托泾河、汭河河谷地带，将红二十五军逐出陇东地区。

危急关头，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决定：翻越王母宫塬，抢渡泾河支流汭河，作出折返入陕的佯攻态势，实则西进威逼崇信县城，继续切断西兰公路，最大限度牵制敌军兵力，同时探听红一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消息。

1935年8月21日，红二十五军抵达泾川县王母宫塬，在四坡村附近渡过汭河。这是陇东高原上隆起的一座高岭，泾河与汭河在它脚下交汇。渡河过程中，由于敌人突袭，四坡战斗打响，被誉为红二十五军“军魂”的政委吴焕先在激战中身负重伤，不幸牺牲，年仅28岁。

汭河两岸的生死一渡，粉碎了敌军就地围歼红二十五军的妄想。同时，迫使国民党军持续抽调兵力驻守陇东防线，极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转战压力。

渡过汭河后，红二十五军继续在西兰公路沿线开展袭扰作战，阻断这条西北交通“大动脉”长达18天。完成任务后，部队向北挺进。他们9月抵达陕北，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，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。

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这里“三过汭河”
烈士长眠地 苹果满山坡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戎钰 余宽宏 成熔兴 鲁腾



连接四坡战斗旧址与泾川县城的新汭河大桥。

夏日的陇东高原，炙热而宁静。
7月26日，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抵达甘肃省泾川县。

91年前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在这里，从此长眠汭河之畔。

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里，带着鲜花来祭拜的大学生说，她看到书里的英雄了；汭河渡口附近，老百姓仍能精准说出四坡战斗旧址所在；塬上塬下，漫山遍野的苹果挂满了枝头……

91年过去，英雄长眠之地，如今满是丰收与希望。

“三过汭河”，
让大学生明白了“英烈”二字之重

“同志们，压住敌人就是胜利，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！一定要坚决地打，狠狠地打！”

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展厅里，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邵云慧久久盯着墙上的《刘华清回忆录》片段。

这是吴焕先在四坡战斗中的喊话。极具紧迫感的话，牵引出了那场向死而生的战斗。

“吴焕先三次渡过汭河。最后一次，是他牺牲后，战友们抬着他的遗体过河。”谈起这场战斗，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刘华语气悲痛。

他介绍，渡河当天，大雨滂沱，河水湍急，吴焕先指挥手枪团和第二二五团抢先渡河，占领了南岸高地。

“这是吴焕先第一次渡过汭河。”刘华说。吴焕先正在南岸指挥渡河时，王母宫塬上突然响起枪声。原来是敌军1000余人趁红军兵力分散、后方空虚，从县城突袭而来。

当时，留在塬上担任掩护任务的队伍较少，敌人一旦压到河岸，正在渡河的部队、伤病员和后勤人员都会陷入险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危急关头，吴焕先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带队折返救援。

“这是他第二次渡过汭河。”刘华介绍，吴焕先仅带领交通队、学兵连百余名战士，再次蹚过汭河，迅速登上塬顶，直插敌军右翼，与副军长徐海东所部相互配合，扭转了战场被动局面。

邵云慧静静聆听，内心震撼：“他明明已经带领部队安全渡河，却义无反顾回头驰援战友，这份胆识与担当令人动容。”

最终敌军被全部歼灭，但冲锋在前的吴焕先却不幸中弹牺牲。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红军将领的

牺牲，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。毛泽东曾高度评价：“红二十五军远征，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，吴焕先功不可没！”

“第三次渡河，没有急行军，没有阵地冲锋。”刘华的声音愈发低沉，“硝烟散去，将士们满怀悲痛，小心抬着吴焕先的遗体渡过汭河，将他安葬在汭河岸边。”

纪念馆里的吴焕先烈士墓前，湖北日报报道组全体成员敬献花篮，肃立默哀，深深三鞠躬。

“三过汭河让我更明白了‘英烈’二字之重。”邵云慧动情地说，和平盛世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，新时代青年要传承好长征精神，守护好这片大好河山。

一只手电筒，
讲清了红军与群众的鱼水之情

位于泾川县王村镇掌曲村的四坡战斗旧址，一栋两层的土黄色老屋安静伫立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题写的匾额：红军楼。

“这是我们家的老房子，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泾川时，爷爷把房子腾给红军做临时指挥部。”61岁的管理员张得寿介绍，他爷爷、父亲和他三代人悉心保护，红军楼虽经历了风风雨雨，至今仍完好无损。

这些年，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掌曲村，到红军楼参观、研学，听张得寿讲述过去的故事。他讲得最多的，是一只手电筒的故事。

“红军走时，送给我爷爷一只手电筒。”张得寿说，“那时候村里人没见过手电筒，稀罕得很，爷爷一直视若珍宝，后来又传给了我父亲。”

“一直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那只手电筒还可以亮。”张得寿说，这只手电筒，张家用了很多年，“父亲后来又传给我，说红军在咱家住过，这就是传家宝。”

2025年，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征集文物时，张得寿把手电筒捐了出来。“虽然不舍得，但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手电筒，知道这个故事。”张得寿说。

在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展厅，报道组成员看到了这只手电筒，筒身泛着古铜色的光泽，一行威武玛拼音依稀可辨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。

“一栋楼守了90多年，一只手电筒传了三代人。老百姓把屋子腾给红军做指挥部，战士把自己珍贵的东西送给老百姓——这就是为什么红军走到哪里，老百姓都把他们当亲人。”听完这个故事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余文昊感慨道。

大桥修通后，
30吨的半挂车直接开进果园

7月26日，报道组驱车从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前往掌曲村，驶过一座崭新的汭河大桥。

大桥桥面宽阔平坦，不时有满载货物的大车驶过。这座连通掌曲村和县城的大桥，2025年6月通车。

过桥后，车行10分钟便进入掌曲村。夏日时节，苹果园里，果子已挂满枝头。

村党支部书记王俊峰站在地头，指着山下的汭河大桥说：“以前没有这座桥，外地客商来运苹果，只能用小车一车车运下山，费时费力，客商嫌麻烦。”他说，新桥通车后，不仅老百姓出行方便，30吨的半挂车都能直接开到果园，果商也来得越来越多。

王俊峰算了一笔账：村里苹果种植大户种得最多的有20多亩。去年行情好，一斤能卖到3元左右，最多的一户年收入超过30万元。

“大桥托起了塬上人的好日子。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朱晓微说。

在泾川，苹果园随处可见。

在离泾川县城10多公里的丰台镇张观察村，朱晓微注意到，村里主干道旁，坐落着清一色的两层小别墅。

“咱们村这么富？”朱晓微不敢相信。

村党支部书记张喜红骄傲地说：“这都是20多年前盖的了，咱们村可是小康村。”

小康村的好日子，“结”在苹果树上。

在苹果园里，所有的苹果都套上了袋子，牛皮色的果袋像灯笼一样挂满了枝头。

“为什么要套袋子？”朱晓微好奇地问。

“苹果套袋，不仅可以减少病虫害侵害，还可以增强果色、提高品质，卖上好价钱！”张喜红自豪地介绍，“咱们村今年苹果套袋大约800万个，这个收入你算算吧。”

“一个苹果卖两块钱，就是1600万元。”朱晓微不禁咋舌。张喜红笑而不答。

泾川县果业局副局长张小军介绍，泾川县苹果种植始于上世纪80年代，2000年后形成规模。目前，泾川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也是泾川县的核心产业。全县果园面积达18.2万亩，2025年产量达28万吨，产值约26亿元。

“吴焕先烈士，我们站在这片曾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，替您看到了——您守护的山河，已经如您所愿。”离开泾川后，朱晓微在她的笔记本上，郑重写道。

白灵儿
俄罗斯留学生
湖北大学我读懂了
“中国的乡村
振兴”，这真
是一片希望的
田野

吴焕先烈士纪念馆是我们泾川之行的重要一站。在这里，讲解员介绍了吴焕先的生平事迹。透过那些鲜活的历史，我仿佛真的认识了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，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告诉我，吴焕先出生在湖北，家里条件很好，但为了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，他16岁就投身革命，功勋卓著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在汭河边的战斗中，他英勇牺牲了。这让我对这位英雄有了更深的敬意。

我们为吴焕先烈士送上了花篮。看着他的雕像，我不禁想，如果他看到今天的中国人都过上了他所向往的美好生活，一定会非常自豪。

91年过去了，他的中国同胞们没有忘记他。我看到，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里，游客很多，他们都在认真聆听吴焕先的故事，不少游客还带了鲜花去祭拜他。这些场景，让我深深感动。

苹果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，我们去参观了几个苹果园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中国传统农业正在向标准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。农民的收入在提高，乡村的面貌在改变。身为一个外国人，我好像读懂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“中国的乡村振兴”。

在苹果园，当地人热情地邀请我两个月后再去，让我看看苹果大丰收的景象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中国那首著名的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是的，这真是一片希望的田野。

